

良禽擇木而棲



如是我見
張介嶺

更是凍徹骨髓，體感溫度比實際氣溫還要低。誰能想到六九天寒冷過三九，難怪氣象台發布了今冬首個持續低溫藍色預警。

我有夜行習慣，天氣再冷，只要不下雨，總要外出遛遛彎。很多時候在水邊行走，看到冰層上三三兩兩棲息着的各種水鳥，捲縮着身子，站在那兒久久不動，就納悶牠們怎麼不怕冷？

原來水鳥有一種稱為「逆流熱交換系統」的生理機制，通過溫暖血液流入雙腳，冷卻後再回流的過程，將動脈的熱量轉移到靜脈，使腳部溫度能保持在一至二攝氏度左右。鳥兒的腳丫通常較小，熱量流失少，不會凍傷，站在冰層上不動，也是為了減少活動保持體溫。

有意思的是，水鳥還會啄取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塗抹在羽毛上，保護羽毛防止被水浸濕，且羽毛層層相疊，形成天然的防水層，還鎖住了大量的空氣，形成一層保溫層隔冷，保暖效果相當好，羽絨服禦寒可能應用的正是這個原理。顯然，上帝是公平的，賦予了很多動物人類所不具備的功能。你怕鳥兒冷，說不定牠們正在欣賞着四季更替帶來的不同風景呢。

不過，雖知鳥兒有本心，對冷的感覺沒有人類那麼敏感，但每每見到冰河上幾隻清幽靈雉、冷艷脫俗的身影，總免不了觸景傷情，還會聯想到蘇東坡筆下纏綿孤鴻「揀盡寒枝不肯棲」的名句。寒風凜

冽，冷月無聲，「寂寞沙洲冷」寥寥數字，不正道盡了詩人孤傲自許，不肯向流俗低頭的堅守嗎？

當然，鳥類對生態環境也是有要求的。莊子曰：鳳凰「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」。良禽擇木而棲，志士仁人何嘗不是。史書記載，墨子主張「非樂」，卑視奢侈享樂，故「回車避朝歌」，到朝歌跟前了，只因地名中帶個「歌」字，掉轉車頭就走。孔子帶學生路過「盜泉」，雖口渴難耐，但因惡其名而「不漱」。

從古至今，每個人都在塵網中修行，無論處於什麼位置，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多會陷入名纏利鎖之中難以自拔，有些人違違乎整日想着法子算計他人，不管對自己，還是對他人，忘卻了尊重生命本身的重要性，丟失了生活的真趣，用《紅樓夢》中甄士隱「甚荒唐」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。

早在兩千多年前，孔子就諄諄告誡弟子須三戒：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意思是，年少時血氣不成熟，要戒備對異性的迷戀；到了壯年，血氣方剛，要戒備與人爭鬥；年歲大了，血氣衰弱，要戒貪得無厭。

一個「色」字，一個「鬥」字，還有一個「貪」字，可謂參透了人生的悲歡離合。古今中外，多少人成也此三字，敗也此三字。歸根結底，不管是「色」，還是「鬥」，皆源於一個「貪」字。禍福無門，君子當日日自照，三省吾身。無論富貴貧賤，壽夭窮通，都要有做人的底線。「鳥猶擇木，而況於人」！



紅梅綻放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四川成都望江樓公園臨近錦江的紅梅長廊梅花盛放，吸引了民眾前來賞梅。

中新社

隱形藝術家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近日在倫敦舉辦的一個畫展引人注目，因為在作者當中，有一位身份特殊的畫家，很多觀眾專程前來向他的作品致敬。這位畫家叫艾瑞克·塔克(Eric Tucker)，來自英國工業城鎮沃靈頓，他的身份之所以特殊，是因為他生前從未公認為畫家，而是純粹的工人階級。他當過拳擊手和建築工人，生活習慣盡現英國勞動人民的本色，比如喜歡酒吧和賭馬，會用透明膠帶封住破損的車窗，以及用繩子撈起褲子等等。可塔克卻偏偏喜歡上了充滿藝術氣息的繪畫，而且與其他畫家不同，他畫畫是偷偷進行的，他還定下一條奇怪的規矩：不准別人進入他的房間。

直到有一天，已經八十多歲的塔克試探性地向弟弟托尼·塔克說，如果能在當地博物館舉辦他的畫展就好了，這讓托尼大感困惑，因為他知道塔克有在畫畫，但僅此而已，對於他畫了什麼以及畫了多少卻一無所知。此事很快過去了，到了二〇一八年塔克去世，托尼才震驚地發現，塔克那如同禁區的房間裏，竟然塞滿大大小小的油畫和水彩畫，總共有四百幅之多，一些畫作還經過精心裝裱，看起來就像掛在博物館的展品。

塔克這些形形色色的作品，描繪的正是他所了解的工人階級世界：喧鬧的酒吧裏人們彈鋼琴、唱歌。聯排住宅區裏，男人們在空地上打板球，天際線的對面則是噴着濃煙的窗戶。畫上的人物千姿百態，樸實無華：一位勞動女子閉着一隻眼，凝視着畫布，嘴裏叼着香煙，煙霧滾滾；一名礦工，臉上沾滿煤塵，抬頭凝視着光亮處等等。其中有幾幅畫作，正是近日倫敦舉辦的主題為「生活不那麼平凡：重新審視英國工人階級」畫展上的作品。據策展人形容，塔克筆下的人物生動鮮活，皆因他們來自於現實生活，並且是塔克認識的人，他像對待家人那樣去觀察對方，所以能將他們的表情神態刻畫得細緻入微。比如有個戴着鴨舌帽的傢伙，看起來就像是從英劇《浴血黑幫》裏走出來的，你絕不會想招惹他。

塔克和他的畫作迅速成了新聞，被譽為英國藝術界的重要發現。因他的畫風和

題材與英國名畫家洛瑞(L.S. Lowry)類似，後者以描繪二十世紀中葉格蘭西北部工業區生活場景著稱，尤其城市風景畫中的人物很像一根根火柴，通常被稱為「火柴人」，英國國家報紙將塔克稱為「沃靈頓的秘密洛瑞」，以表彰他的作品主題：北方城鎮的工人階級生活，從煙霧繚繞的酒吧到熙熙攘攘的街景。

有關塔克不為人知的故事也被挖掘出來，他的侄子喬·塔克在回憶錄《秘密畫家》中提到，塔克與梵高有很多相似之處。例如，塔克性格有點孤獨和憂鬱，感情敏感細膩，他從未結婚，也沒有家庭。塔克本人雖然精神正常，但他的叔叔卻是位精神病人，塔克定期去醫院探望，情緒上不同程度受到影響。塔克一生中只賣出過兩幅畫，所以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多產的畫家。塔克最親近的人也是他的弟弟托尼·塔克，他給塔克提供過資助，並在其去世後將所有畫作分門別類進行整理。托尼曾形容，塔克繪畫了六十多年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，但一生中沒有得到任何認可。

不僅如此，塔克在童年時期還經歷了許多創傷和失落。他十歲時父親在戰爭中陣亡，母親被迫去找工作，先是當家庭傭人，後來進入工廠。塔克在十四歲時就因家裏沒錢輟學了，意味着他沒有機會專門學習畫畫，更談不上進美術學校，完全靠自學成才，藝術書籍是他的靈感來源，並通過對愛德華·布拉、洛瑞等畫家的模仿而自成一派。有藝術家形容，塔克是一位

出色的故事講述者，他描繪了沃靈頓工人階級日常生活的戲劇性場面，許多畫作都帶有一種柔和感和生命力。就像回憶錄中所描述，塔克有時會指導侄孫子畫畫，並經常鼓勵他去尋找最粗獷的酒吧和酒館，他說：「那裏才是真正的生活。」

正是如此的成長背景，讓塔克作為工人階級出身的畫家面臨了巨大障礙，既有物質上的，也有心理上的。如同托尼所說，對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在工業城鎮的工人階級來說，成為藝術家的夢想可能和成為內閣部長一樣遙遠。塔克出身的階層，幾乎沒有機會讓他成為藝術界的一員。即使他試圖展示或出售他的畫作，人們也並不真正感興趣。比如，當塔克的遺作被發現後，《紐約時報》派了一名記者前往沃靈頓，最終寫出來的報道卻把塔克的畫作痛批了一頓，結論是「塔克只是一個失敗的人」。而從塔克的作品中，隱約可見被人認可的強烈渴望，他在幾幅畫的下角寫上了「塔克：藝術家」的字樣。

塔克最終得到了認可。沃靈頓美術館在他去世後不久，舉辦了一場名為「隱形藝術家」的展覽，主辦方形容他是「透過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來描繪世界」。二〇二二年，兩家畫廊舉辦了約四十件塔克作品的展覽，這些畫作在展後銷售一空。如今，塔克的精裝油畫在拍賣會上的售價高達一萬六千英鎊。正如策展人所說，儘管塔克生前未實現自己的夢想，但他確實過着真正的藝術家生活。



▲艾瑞克·塔克去世後，家人在他家中為其舉辦畫展。



上枝頭》。蛇年春晚節目《喜

喜鵲登枝



燕西札記
李夢

續、戲曲、美食、書法、功夫等非遺元素，將東方傳統審美與當代科技結合，驚喜十足。

近些年，春晚晚會的現場總是不乏讓人眼前一亮的舞蹈節目，像是二〇二二年春晚的《只此青綠》以及在今年除夕夜驚艷亮相的《喜上枝頭》等。這些中國舞節目之所以受人關注，不僅因為舞者的出眾技巧、身段姿態以及舞段編排的創意，更因為節目中蘊含的古典藝術魅力。《只此青綠》以北宋畫壇奇才王希孟的傳世名作《千里江山圖》入題，呈示山水之艷麗多姿，而《喜上枝頭》中同樣可見宋代繪畫中對於花鳥自然的絕美詮釋。

《喜上枝頭》節目中，十位年輕女舞者化身十隻喜鵲，於設在舞台一側的老樹枝頭或展翅，或小憩，或三兩成羣嬉戲，好不熱鬧。舞台背景宛若畫框，扮成喜鵲的舞者、高達四米的枝幹及其上點綴的綠葉，都如畫框中景致，飛躍旋轉間彷彿聽見鳥鳴婉轉，美不勝收。誠如舞作編創者所言，

節目首次將「沉浸式觀看」引入春晚舞台，觀看舞作，好似展卷賞畫，有艷麗有留白，動靜相宜。

說到宋代繪畫，可謂中國繪畫史上高峰，而宋代花鳥畫此一門類，更是在寫實與形似上力求完美，創一新境。因畫家不同、風格各異，宋代花鳥畫佳作迭出，既有諸如宋徽宗《芙蓉錦雞圖》等設色華麗之作，也有吳炳《出水芙蓉圖》、梁楷《秋蘆飛雁圖》等，清秀秀麗，自成一格。喜鵲在流傳至今的宋畫中多次出場，其身姿靈巧、寓意吉祥，可說是當時畫家偏愛的意象之一，諸如《雙喜圖》（崔白繪）、《梅雀圖》（佚名）以及《雙喜鵲圖》（毛益繪）等，都是例證。

喜鵲在宋畫中登場，多以寫實樣態。不論在梅樹枝頭，抑或是在深秋時節引頸鳴唱，皆生動傳神。畫家每每以工筆描摹其飛騰或停歇的姿態，筆畫和用色工整並不乏生動，近賞時，羽翼甚至絨毛清晰可見，遠觀更覺畫中喜鵲彷彿活物一般，似乎只是短暫地在枝上停歇或空中盤旋。如是精準生動的描摹，考驗的不僅是畫家的耐心，更是他們觀察自然的技巧。中國古代畫家推重的「師法自然」，在宋代花鳥畫中，可見一斑。



人生在線
管淑平

盯着這枚幾乎快要掉落的月亮圖畫，一下子陷入思量。也許，我們的生命裏都會懸着兩輪明晃晃的月亮：一輪是掛在頭頂的每個夜晚會照耀着我們的身體的月亮，而另外一輪月亮，則需要我們翻開書本，沉澱心性，千淘萬漉後才會看到，因為書籍裏棲居的月亮，始終在滋養着我們靈魂的潮漲潮落。

童年的月亮總藏在泛黃的書頁間。猶記巷口舊書店的木格子窗櫺，午後陽光斜斜切進來，灰塵在光柱裏跳着永恆的圓舞曲。我蹲在牆角翻看安徒生童話，丹麥海水的鹹澀便順着字句爬上睫毛。美人魚化作的泡沫在紙頁上泛着虹彩，那時尚不知曉悲劇的況味，卻已朦朧覺得，有些疼痛像月光般皎潔。

第二輪明月

店舖不大，卻「五臟俱全」，而且書籍擺放得井然有序。賣書的老爺爺白髮蒼蒼，他的面前的白瓷罐裏，永遠泡着滿滿當當的釀茶，茶垢在杯口畫着年輪，他說，書脊上的摺痕都是故事走過的腳印。看着他慈祥的面容，恍惚間，覺得他一定也是踏着月光而來，在巷弄深處，溫暖着和我們一樣來此看書和讀書的人。

少年時，偏愛在深夜讀書。那時在校外租了房子，晚自習回來，我喜歡專門留出一段時間來看書。頭頂是橘色的燈光，屋子也不大，正是這樣的方寸天地，彷彿給自己築了座透明的玻璃城。《紅樓夢》裏黛玉葬花的章節總在春夜讀，窗外紫藤垂落的姿態應和着書中的落英，紙上的淚痕與現實的夜露便分不清界限。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筆觸教會我，原來時間不是直線流淌的河，而是被記憶摺疊的千層酥，每翻開一頁書，就咬破一層往事的糖衣。

成年後，方知閱讀原來是靈魂的複調音樂。博爾赫斯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，我卻在但丁的煉獄篇裏觸摸到更真實的溫度。地鐵搖晃着穿過城市腹腔時，讀里爾克的詩，金屬車廂與「玫瑰，純粹的矛盾」的

句子碰撞出奇異的和鳴。有時在咖啡館重讀《小王子》，看玻璃上的雨痕與B612星球的玫瑰重疊，才覺馴養的意義不在於擁有，而在於讓麥浪從此有了金髮的顏色。

如今，我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書屋。屋裏有兩張書桌，兩台書櫃。書桌必然是靠着窗戶，讀書也是在閒暇的時候。尤其是周末或者假期，宅在書房，一坐就是大半個上午。書架最深處躺着祖父留下的線裝《陶庵夢憶》，宣紙脆薄如蟬翼。某個梅雨夜，突然讀懂「林下漏月色，疏疏如殘雪」的意境，潮濕的空氣裏霎時漾開明朝的月色。原來真正的閱讀不是佔有文字，而是讓古典的月光穿透百年的塵埃，在我們的血脈裏重新漲潮。

當然，平日裏是比較忙碌的，夜晚歸來，簡單做一點飯菜，然後在暮色深深裏走進書房，即使待上片刻，也覺得心安。新買的精裝書與舊書並肩而立，燙金標題與毛邊紙頁構成奇異的和弦。忽然明白書籍為何永不背叛——它們沉默地等待在時光深處，當我們帶着新的皺紋與領悟再度叩門，故事裏的月亮便會重新升起，以亙古不變的光輝，接續起所有中斷的呢喃與對話。